

百姓记事

朝花夕拾

那年高考

马海霞

表姐比我高两级,响当当的学霸。她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考试第一名、跑步第一名、唱歌第一名、演讲第一名……似乎表姐生下来就与第一名结了缘。

那年,我读高一,表姐高考。高考前一天,我想提前感受一下高考的气氛,便骑着自行车去了她姑家。本想和表姐说说话就走,没想到被表姐挽留,让我住一宿。

那天,吃完晚饭,我和表姐坐在她的卧室闲聊,待睡觉时我怕和她挤在一张床上影响她休息,便打算在沙发上对付一夜,表姐不同意,执意要将我的枕头抱到床上去,我和表姐枕枕头时不小心打掉了她的眼镜,镜片碎了一地。

我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吱声,我也是近视眼,我知道表姐离开900多度的眼镜连路也看不清。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眼镜店早就关门了,第二天表姐就得高考,没了眼镜,她怎么考试,那不急得发疯呀。但表姐并未我预想的那样,她冷静地告诉我,这事儿千万别告诉姑姑和姑父,她让我将碎镜片打扫干净,第二天让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考场,路过眼镜店时再配一副眼镜。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表姐直奔眼镜店,但等到8点眼镜店还未开门,表姐怕耽误考试,对我说,先考试,中午时再来配眼镜。我摘下我的眼镜让表姐带,可我的眼镜只有400度,表姐戴着不合适。我着急得汗都出来了,表姐说,没事,语文是她的强项,闭着眼睛她也能考好,再说,近视眼只是看不清又不是看不见,顶多趴在试卷上答题,这样精力更集中。

看着她乐观的样子,我的心情才平稳一点。到了考场,表姐让我先回家,不要在考场外等,否则她会紧张,中午时她让同学带着她去配眼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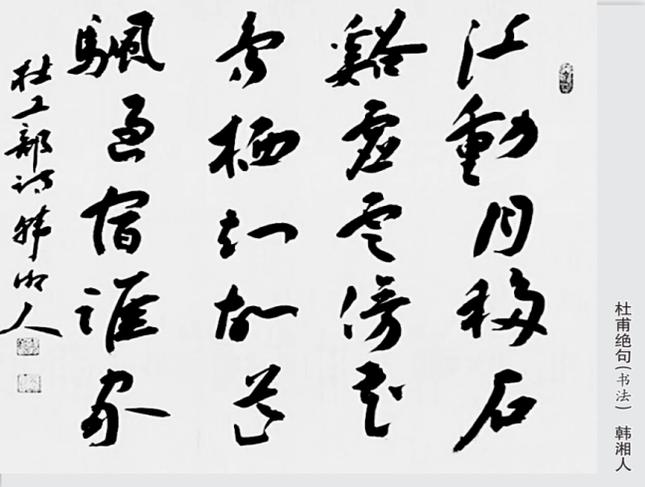
那天回到家后,我没敢把打碎眼镜的事情和任何人讲,这事成了我和表姐之间的秘密。表姐高考完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我比她还紧张,我害怕她爆冷考砸了,我便成了第一号罪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表姐以半分之差与本科失之交臂,按她平时的成绩考个重点大学是没问题的,而她的语文考试果然因“闭着眼”考得不如意。

我去向表姐请罪,她却笑呵呵地告诉我,不是因为眼镜的原因,半分之差也是差距,自己学习还是有漏洞,不过没关系,幸好差了半分,要是多考了半分,她也只能选农林类专业,她的梦想是医生,所以,她想复读明年再考。

第二年表姐果然不负众望,考上了梦中的大学,毕业后又继续读研,后来去了美国留学,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内科医生了。

20年后,每当和表姐提起那年高考的“秘密”,她总是带着感激的表情说,幸亏当年考了半分,否则哪有后来名牌大学的我呀。

那年高考,表姐没有让我背负“破坏高考”的负罪感,她虽然没有延续第一名的神话,但她却成为我一辈子崇拜的偶像。



杜甫绝句(书法) 韩群人

村庄一直在那儿,地球上的某个坐标点,有时也在人的心里盘踞。一大片土地,黄色接近红色的泥土任情铺排,围着两三处比较聚集的房子,一条河蛇行无顾。没有土地的地方不能叫村庄。没有村庄的土地注定没有灵魂。土地围着人转,人也围着土地转,这似乎是一个哲学命题。这个村庄似乎凝结着高冷,似乎也纠缠着一点媚俗;低迷时有点自卑,高亢时又有点狂放。大多时候,它沉默不语。还有些时候,它喃喃自语,或者欲语还休,呈现出一种渴望表达的样子,顾盼生姿。村庄时常念叨,来不来的是你,等不等的是我。我时常辜负它,在外游荡,花儿一谢再谢,许久不归。这次回来,打算多住些日子,陪陪独自在家中的母亲。

睡了懒觉起床,母亲打了两个醃糟蛋给我吃——香甜的米酒与鸡蛋,很有营养的一种家庭早餐。她自己则热了鸭汤和着剩米饭吃。母亲说她不喜欢吃鸡蛋,家里鸡生的蛋太多了,有时姐妹们还要分享许多。

一回到老家,城里三口之家的顶梁柱,转瞬就成了小孩,一切听从母亲的吩咐。母亲嘱咐我去地里拔莠草,详细地说明了哪块土地。我衔命而往,兴奋

烟熏火燎忆拾柴

袁占才

猴子似的嗖嗖爬上树,一阵咋咋喳喳,干树枝扳下一地,就浑身燥热,燥热得敞开怀,沃成了“火龙”袄,真想脱掉。

看看柴不少了,约莫时候尚早,就邀一块儿来的同伴,玩起“当枪”的游戏:画一条界河,照准对方的“枪”狠命凿去,凿过界算赢了。

树枝就是“枪”。输得快没了,回家怎么向大人交代?真是沮丧极了。

我对母亲有“意见”,哭鼻子说:拾柴这活天生是我的?及至年稍长方才明白:吃穿住行,吃第一,柴米油盐,柴为首,没柴烧,那是一件很愁人的事。自从先人们发明了火,人类不再吃生食,柴就显得分外重要,缺一把火候,烧不熟饭,那就吃不成。小小年纪,锄地我没有锄把高,担水我拎不起水桶,那些重活,是大哥二哥的,拾柴割草,非我莫属。一不做作业,父母见我闲着想着蚂蚁上树,不撵我撵谁?!

硬柴耐燃经放,平时母亲舍不得烧火用,留到三九天,拿屋隆火取暖。老家虽离煤矿不太远,但煤价高,用煤取暖,实在是奢望。

春天,草冒芽,我们去拾干牛粪。烙饼一样的牛粪经一冬的风干,轻飘飘的,填入灶膛,风箱呼呼一拉,火苗由红变蓝,格外催锅。风干的牛粪少有气味,煮出的玉米糁粥格外香甜,即便有些味道,闻习惯了也并不觉得难闻。父亲是牛把式,一到冬天我就跟了父亲住牛屋。爱屋及乌,大人小孩对牛粪都不厌恶。

夏初,树木浸着汁液,万物茂盛,无柴可拾,唯馊麦茬。大人们割麦时,有一块沙土地,大人们常把麦茬留高许多,为的就是让薯了当柴烧。趁着大晌午,顶着老日头,母亲带了我们去

薅。一个麦天下来,家家门前小山一样,麦茬堆一垛,比分到家的麦堆大了去了。

年年复年年,这块沙土地被薅得像犁翻过一样净光。我常想,可怜它贫血却还这么无私。

眨眨眼,秋天来了,这可是个好季节,可拾的柴火多了去了。田地里,庄稼秆和蒿草一块疯长又一块老死,任谁只要不偷懒,在地里走一遭总有收获。地犁过后要耙,父亲威风凛凛地站在耙上,在犁过的田地里保持着平衡随意游走。到地头儿了,父亲把两米来长的耙抬起来,用木榔头使劲敲打几下,把耙钉下挂着的无数杂草敲打下来。我乐颠颠赶快跑过去拢在一起。半天能拢出好几捆。这也是父亲当牛把式的一大好处,村里有眼馋人,他也不能当意见提。

树叶散尽的时候,我们还会用竹篾搂树叶和杂草。

那时节,乡村里静止的风景是大槐树、老皂角树,变幻的风景是柴草垛。家家门旁,麦茬垛小下去,杂草垛、秸秆垛又摆了起来。秸秆垛又有玉米秆、芝麻秆、豆禾秆等。冬天则是一堆又一堆的树枝。此消彼长,年年如是。

我15岁前,家中七八口人挤在3

间麦秸捆的房子里,房是年年小修,三两年一大修;灶房两面露天,土锅台黑灶,一尺八的锅顿顿添满锅的水。后来,父亲东挪西借,盖起3间土打瓦房,而灶房仍是麦草房。最愁人的是阴雨天,柴火受潮,满灶房的烟散不出去,母亲常常被熏得两眼流泪。诗人们说的炊烟袅袅,这意境父母亲是体会不出来的。

那个年代与环境,连日子过得也是烟熏火燎的,这也是农家无可奈何的事情。

鲁山城是农家孩子向往的遥远所在。县城有粮食市儿、猪娃市儿、柴草市儿……难得随父进城,不是来买,专是来卖,卖过红薯,卖过绿豆,卖过猪娃,卖过鸡子,卖过柴草。我卖的是吃针和葛巴草。大晌午,卖那块儿八角钱,连碗胡辣汤也舍不得买一碗嚼。

如今常从昔日的柴草市儿过,一过,就让我想起白居易《卖炭翁》这首诗。

10年前,农村已没人再烧柴了,改作了烧煤,现在,煤也不让再烧了,做饭改用了气或电,既干净又快捷,真是想也不敢想。

却让我想起两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今人之享受胜过古代皇帝妃儿多倍呀!



诗路放歌

七夕情歌 (组诗)

尚庆海

如果没有你

你是我的港口 靠近就再也不愿离开的码头 我只想把缆绳交付你的手里 抛锚在你的目光能及的水域

如果没有你 我的世界满眼荒凉 无处停泊

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有一种魔力 让我的心变暖变柔 让我的疲惫一扫而光

我把你的微笑 做成帘子 挂在我的眼前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一想你 草都绿了 一想你 花都开了 一想你啊 我的心柔软得像浸满水的海绵 挤一下,滴下全是甜蜜的汁

爱都是对的

爱一个人 就是无休止重复着琐碎 把时间浪费到 没有浪费 爱,都是对的 欢喜都是对的 只要爱,都是对的

最浪漫的事

用一辈子 陪着你慢慢变老 牵着我的手 一直走,走到白发飘飘 经过的每个路口都画上符号 那是我们的爱情地图 蓦然回首,满裙褶子都含着笑

新书架

《与其夸夸其谈 不如静心聆听》

田果

善于聆听的人会最早感知到他人的内心需求,更善解人意,值得信赖,能迅速成为最受欢迎倾听的对象。善于聆听的人也会最早发现问题,获得信息,抓住机会,成为最快做出正确反应的那个人。很多人总是在孜孜不倦地修炼谈话技巧,却完全忽视了聆听的重要。与表达相比,聆听才应该是身为社会人的最基本技能。如果“听不见”“听不懂”,又怎么能“说得是”“答得对”呢!该书作者阿川佐和子曾是新闻解说员、日本深入人心的谈话节目主持人,20余年间,共与超过1000位知名人士对话,练就丰富的“谈话”经验,仅凭“聆听之道”,就能引

导谈话对象滔滔不绝,甚至说出隐藏在深的真心话。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那就先做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只要你静心聆听世界,世界也会主动聆听你。该书分为“听”“观”“说”三部分。阿川佐和子将自身经历转化为有趣的文字,用数千个采访实例论证了“滔滔不绝地说,不如感同身受地听”这一不二法门。在此基础上,从听对方说、表示同感、找到疑问点、适当发问这四步开始,带你逐个研习、领会35条超实用的对话法则,“听懂谈话对象的内心需求,打开对方的心防,享受真正长效、有效的谈话过程。

回望故乡

沉默的村庄

阿若

根长得乖的莠草——乖很重要,颜值高,受青睐。我抖掉根上的泥土,仔细瞅瞅,心满意足地返回。我随意地走着,走得很慢,让双脚在田野的土地上踩出一些诗意。空旷的田野让人膨胀。我有时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在辽阔的天宇翱翔或者巡逻,留下让目光追随的轨迹。或者是一只自由行走的蚂蚁,微小的身躯负载着思想的巨人,搜罗万象,在无人企及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母亲邀给我菜刀,削莠草皮。她要出去办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门口——像小时候一样的老老实实在。但那时人未动心已远,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现时也是身未动,却总想把飘在远处的心拽回故乡。那把老菜刀已被岁月磨得单薄了许多,我用它认真削着仍

散发着泥土味的莠草皮。人收割庄稼,跟时间收割生命有什么差别?人有疼痛感,庄稼亦然,还有呐喊和抗争,只是人听不懂,或听不见。

一些看不见的小蚊虫叮咬我,吸我的血。挥舞一下,马上又围拢过来。寄生也是一种本领,一种生活方式。满眼的苍翠,满眼的灵动,总想主宰世界的人类妄自尊大,也同样被植物、动物乃至这个世界的生命主宰,就像现在的我被自然围剿。生命恒常,却不故我。父亲微笑着望着我,这张照片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抹温情,一如他65岁的生命岁月。他从没在我的生活里远去。昨天在他坟前点香时,小妹说,父亲生气训人,总喜欢翘起嘴角。我猛然醒悟,我何尝不是如此。基因潜滋暗长,血脉传承使然。我惶恐不安,不敢言说长成自己追求的理想,是否长成了父亲眼中期望的样子? 堂屋墙上的父亲再不会生气,总是微笑,不语。

永不放弃生长的生命,就像庄稼一样,直至毁灭。削好的莠草绿中带青,青中蕴玉,脆生生的质地。还有几片翠色的叶子顶在头上,依然故我。

连载

“不敢当不敢当,我一个招聘人员,哪有什么级别,你才是真正的正科。”

关秘书领着宋书恩来到谷总办公室门口,尽管门敞开着,关秘书还是敲了敲门,看见谷总抬起头,他快步走到老板台前说:“谷总,晚报的宋书恩主任来了。”

谷总把老板台上的一沓晚报往前推了推,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对宋书恩说:“坐,坐。”

关秘书给谷总的不锈钢茶杯添了些水,又转身拿了一个一次性纸杯给宋书恩倒上水,然后不声不响地退出办公室。

“小宋啊,你这组写省会城市建设的报道很有深度,做到了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分析透彻,确实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资讯。你是学城市建设的?”

谷总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扬了扬。宋书恩这才看清,那是刊发他关于省会城市建设无序混乱的系列报道的几期晚报,这也是他春节上班后的第一个选题。宋书恩暗暗地高兴,来之前的担心也随之消散,顿时豁然开朗。谷总原来是看上了自己的文章,这是难得的好事。

宋书恩来到谷总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楼道管理员拦住他问找谁,他说找谷总。又问他叫啥名字,他回答后管理员就拿起电话,对秘书说有个叫宋书恩的找谷总。电话里说了什么宋书恩听不见,管理员放下电话对他说:“让你过去,801房间。”

宋书恩说了声谢谢,朝着谷总的办公室走去。他心里有点忐忑,谷总找他究竟是福是祸,他没一点底。思来想去,他都想不通集团老总怎么会找他。

谷总刚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位置调来。据说他本来要升任这个市的书记,却因为官场的变幻莫测被安排到现在的位置,从仕途走向来说不算晋升。省委机关报的一把手尽管也不错,但跟一个地市的一把手相比,毕竟虚了不少。往常的惯例,都是日报社的一把手下地市,很少有地市一二把手来报社,尤其是年富力强的干部。报社内部的舆论分析,只有四十五六岁的谷总肯定不会安心地待在报业集团,一有机会还会重整旗鼓,下地市做个地方大员。

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的一把手,关秘书站在走廊上,他看见宋书恩,马上迎过去,伸出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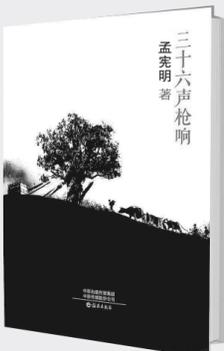


很热情地跟他握手,而传说这位关秘书是一向对老一以外的人很傲慢的。

关秘书面带笑容说:“宋主任,谷总等了您一会儿了。”

宋书恩有点诚惶诚恐,说:“关秘书,你还是叫我小宋吧,在你面前我哪敢称主任啊。”

“主任就是主任嘛,我又没叫错。”关秘书诚恳地说,“咱俩级别也一样,都是正科,你还比我大两岁,是我的老大哥啊。”



怎样的墨香啊同学们,既不像松树那样香得湿,香得沉,香得朝下掉,也不像芝麻油那样香得浓,香得艳,香得结实。我们的课本是一股幽香,香得薄,香得纯,香得飘,香得往上——扬。总之嘛,是香得脱俗香得有品位,闻一下你就会永远不会再忘!”

“啊,老师,快点儿发课本吧!”孩子们叫着。

“可是,对不起同学们,我们的课

本,现在还没有到!”老师说得并不遗憾。

“啊!”孩子们大声叹气。魏翘接着往下说:“有课本,还有作业本。我们的作业本,是我们边区政府自己印刷的作业本,土红色的方格,横着,一行十个。竖着,一行十五个。一页纸正好是一百五十个格。那些格格像什么呢?是一个一个小眼睛,你一打开本,它们就瞪着眼睛看你。又像一个小嘴巴,张开了让你喂。你用什么喂那些一个一个的小嘴巴呢?就用你的字。用你写的一个一个的干净整洁的字!”

“老师,快给我们发作业本吧!”孩子们又要求。

魏翘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同学们,我们的作业本,现在也没有!”

“啊!”孩子们再表叹气。“有课本,有作业本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呢?那就是铅笔。我们的铅笔,也是我们边区的工厂自己制造的。有红杆的,有蓝杆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杆的。它们像美丽的小精灵,可以吐出来一个漂亮的汉字。一支小小的铅笔,就可以填满一个作业本所有的格格。”